



汉语广论文丛

● 主编/查振科

汉语与汉语文学

汉语的变革与文学的变革

汉语与汉语文学

20世纪汉语文学语言的变迁

张卫中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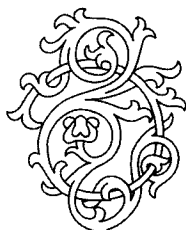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主编/查振科

汉语与汉语文学

张卫中 /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语与汉语文学/张卫中编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 6

(汉语广论文丛)

ISBN 7-5039-3016-0

I. 汉… II. 张… III. 汉语-研究 IV. H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62782 号

汉语与汉语文学

著 者 张卫中

责任编辑 蔡宛若

责任校对 方玉菊

封面设计 彩多设计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h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15.875

字 数 200 千字

书 号 ISBN 7-5039-3016-0/G·584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张卫中，男，生于1956年。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90年代以来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争鸣》等刊物上发表论文70余篇。2004年主持国家社科项目《20世纪中国文学语言变迁史》。

责任编辑 蔡宛若

封面设计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汉语广论文丛”编辑委员会

顾 问 / 许嘉璐

主 编 / 查振科

副主编 / 沈悦苓

 / 金 燕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 方 宁

 / 许 钧

 / 朱 竞

 / 沈悦苓

 / 张卫中

 / 金 燕

 / 赵士林

 / 凌德祥

前 言

查振科

语言是一个民族最为鲜明的文化特征，一种语言的成长史包含着这个民族文化密码——语言与文明进步的关系。一个民族语言所显示出的智慧、创造性与丰富性，与这个民族在文明的所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进步程度成正比。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历史发展进程中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巨大融合力量，它的语言以及这种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优秀语言对民族的凝聚作用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过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他要完成的统一内容其中就包括了文字。走向极端，酿成了焚书。然而，统一文字的功绩还是不可磨灭的。因为在历经春秋战国之后，各国的文字和书写方式都有了很大不同。

在中国学术史上，音韵学和训诂学都是关于语言的显赫一时的学术。到了上世纪初，影响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新文化运动，就是从语言——白话文那里找到突破口的。语言革命就这样成了整个社会革命的先驱。语言在约定俗成中产生，在发展中积累、沉淀并规范化起来；又在新的约定俗成中丰富，并继续被规范。新的生活内容——社会产品、观念和生活方式，需要新的词汇和表达式来进行表达、沟通。语言不可能一成不变。检索三十年前报刊所使用的语汇，再与今天比较，就会发现，变化是令人骇异的。

但是，语言又不能不遵守成规。成规让我们交流变得便捷，我们享受着成规。然而，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大量新产生的语词、表达式如滔滔洪流呼啸而至，漫过语言大地，成规被肆意侵害，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朝菌不知晦朔，螾蛄不知春秋，新的还未被沉淀，顷刻就被弃之如敝裘，潮头依然前进。在这个语言的洪涛中，很多人陷入了迷惘与困惑。如今，在用书面语来表达的语言使用中，汉字的使

用数量似乎越来越少。绝大部分的书面文本使用的汉字非常少，这一方面固然可以说是汉字具有强大的组词能力，而另一方面，是否又可以说汉语语词的丰富性正在消退？

汉语是使用人口最多的一种语言，而对汉语研究来说，恐怕也是最寂寞的学术之一吧。我们每天使用着我们的语言，而对它的现状却熟视无睹。汉语热正在很多国家兴起，这些国家的人们期待着通过汉语与我们发生越来越广泛而深刻的联系。虽然我们并不指望与英语一较高低，但我们的的确确首先要让汉语真正成为一门有魅力的语言，纯洁她、发展她，使我们自己以及热爱汉语的世界各民族朋友在汉语中共同感受人类和谐。

目 录

第一章 汉语的变革与文学的变革

20 世纪初汉语的欧化与文学的变革	2
五四语言转型与文学的变革	17
现代白话与现代小说	
——从新旧白话的差异看现代小说的语言基础	26
语言现代性与文学现代性	
——中国文学现代性发生的语言论阐释	46
现代文学语言表现功能的提高及影响	64

第二章 汉语与汉语文学

中西语言的句法特征与小说的结构	82
中西语言结构的差异与叙事的差异	
——兼谈五四后文学语言叙事功能的变化	98
汉语文学的理论自觉与实践走向	114

第三章 20 世纪汉语文学语言的变迁

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语言策略及影响辨析	126
新时期文学语言变迁寻踪	138
母语的认同:新时期小说对汉语本土传统的探索与开掘	152
20 世纪“语言论转向”与新时期创作	164

语言魅力的凸显

——新时期文学语言探索寻踪	176
新时期创作中方言使用的新特点	188
从思维与语言的差异看中西文学的差异	206
文学思维的变革与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	218
贺敬之诗歌的语言学解读	239

第 一 章
汉语的变革与文学的变革

20 世纪初汉语的欧化与文学的变革

一、汉语的欧化及意义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汉语经历了一个欧化的过程。近代以来，由于大量新事物的涌现，汉语必须有大量的新词汇予以应对，于是人们引进了相当数量的外来词，同时也依照新义创造了大量的新词。王力先生说：“近百年来，从蒸汽机、电灯、无线电、火车、轮船到原子能、同位素等等，数以千计的新词语进入了汉语的词汇。还有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各方面的名词术语，也是数以千计地丰富了汉语的词汇。总之，近百年来，特别是近五十年来，汉语词汇的发展速度，超过了以前几千年的发展速度。”^[1]

同时，受到印欧语的影响，汉语意会的成分有所减少，文句要表达的意义，包括语法义都更多地在字面上标示出来。这样汉语句子的附加成分，像定语、状语、补语明显加长，以往交给读者意会的，像事件发生的范围、程度、时间、条件等，在现代汉语中一般都是比较明确地标示出来。

汉语的欧化是汉语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但是人们由于语言观念的不同，对汉语欧化意义的认识会有很大的悬殊。如果观察者的立场是语言的工具论（将语言视为某种工具和媒介），那么，在他们眼里，汉语的欧化就仅仅是一个语体的变化，“欧化”意味着增加了一种外来的语体——在突出强调语言大众化的现代文学史上，“欧化”曾经是一个带有贬义的概念，它更多地使人想起书面语中那种欧式的长句，

被认为是脱离大众的“学生腔”。但是如果从语言的本体论出发，即接受 20 世纪西方“语言论转向”后出现的一些新观念和新理论，就是不仅仅把语言看成工具，而且看成一种无所不在的符号系统、人与世界之间唯一的媒介，是所谓“世界的图景”、“存在的家”，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就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20 世纪初汉语的欧化其实也意味着中国人认知方式和世界图景的转换，意味着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西方人的价值观、知识体系和观照世界的方式。

从语言本体论出发讨论 20 世纪初汉语欧化问题，我们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语言是人和世界之间唯一的媒介，人只能按语言指定的方式认识世界，因此语言转型就意味着中国人对世界看法的改变；中国人跳出了由古汉语（包括文言和旧白话）设置的知识和思维的怪圈，采纳了西方较先进的知识系统和文化系统，通过语言接受了西方一系列的道德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某种意义上，五四白话文运动似乎可以被描述为一次“搬家”，即在语言的转换中，中国人迁入了一个新的家园。汉语在接受了大量新概念、新词汇以后，一方面意味着中国人知识领域的扩大，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我们对整个世界认识的刷新，其意义是十分巨大的。

二、汉语的欧化：两种世界图景的交融

20 世纪在西方思想界“浮出”的现代语言论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非常重视不同民族语言之间的差异。许多思想家认为：人类的语言是在漫长的进化中逐渐形成的；早期人类的生活环境相对隔绝，各民族是在相对独立的情况下建立了自己的语言体系，他们的认知方式与知识积累都会在各自己的语言体系中反映出来，因此各民族语言都表现出比较大的特异性。

德国语言学家威廉·洪堡特早就指出：“语言以其根部的各种很细的纤维与人民精神连接在一起，人民的精神特点和语言的结构深深地相互渗透，以致只要有一方存在，就可以由此引导出另一方，可以说，语言是人民精神的外部表现，人民的语言就是人民的精神，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比这两者更为一致的了。”^[2] 英国学者帕默尔也说过：“使用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某种文化承诺，获得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接受一套概

念和价值，在成长中的儿童缓慢而痛苦地适应社会成规的同时，他的祖先积累了数千年而逐渐形成的所有思想、理想和成见也都铭刻在他的脑子里了。”“‘现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团体的语言习惯之上的。……因为我们这个社团的语言习惯预先给了我们解释世界的一些选择。”^[3]海德格尔曾比较了东西方语言的差异，他说：“早些时候我曾经十分笨拙地把语言称为存在之家。如若人是通过他的语言才栖居在存在之要求中，那么，我们欧洲人也许就栖居在与东亚人完全不同的一个家中。”^[4]

从西方学者对语言的论述中能够看出，人类凭借语言给事物命名，经过漫长的积累，各民族都创造了主观性很强的世界图景，这个世界图景像一张网覆盖了世界的方方面面，凝结了人的经验与对世界的认识，这个语言的世界图景其实就是人所能感知的整个世界。而因为认识的差异，各个民族也都拥有自己的世界图景。

因此，20世纪初汉语的欧化在某种意义上是两种世界图景的融合，这种融合的方式就是在中国本土“图景”的基础上叠加了一种欧式的、现代的知识图式，使中国旧的认知模式得到了很大的改造。改造的效果主要有这样两个方面：

1. 中国人的概念系统和知识系统的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

从人类学的角度讲，不同民族因为发展水平不同，对某一类事物的兴趣、关注和积累相异，因此其认识的结果和质量总是有很大差别。如果将各民族的世界图景比作一张网，那么，这个网的疏密程度有着很大的不同。一般地说，凡是一个民族的兴趣所在，这个网相应的地方就会线条密集，就是说有大量的词汇集中在那儿，人们对对象的描述既细致又精密，显示出较高的质量；而生活中为人们所忽略的地方则可能线条空疏，有时只有大而化之的几个词，显示出人们认知态度的敷衍与潦草。这一点正如帕默尔所说：“一种语言的词语与其说是反映了客观世界的现实，还不如说是反映了操这种语言的人们的兴趣所在。”^[5]

拿不同民族的世界图景进行比较，可以看到两种情况，其一，社会发展处在大致相等程度的两个民族，他们可能因为生活方式的不同而出现较大的差异：农耕民族在农业生产方面经验丰富，相应地保留大量的词汇；而游牧民族在牲畜饲养方面则显示出非凡的观察力和认识能力。其二，这种比较还可以在社会发展水平不同的民族之间进行，而在这种比较中，不同民族的世界图景在质量上常常显示出更大的

差异。例如，西方诸民族中世纪以后摆脱了宗教的极端统治，在知识与文化建构方面开始了快速的发展；特别是在18世纪中期，当时最先进的英国率先进行了工业革命，其后西欧诸国相继驶入了现代化的快车道，他们的经济、科技、文化都获得了更快的发展；在“现代化”这样一个特定的背景之下，西方社会在自然和社会方面的知识开始按照几何级数成倍地增长，到了19和20世纪，因为知识滚动发展的效应，西方进入了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而作为“知识爆炸”的结果，就是西方人“世界图景”的质量获得了突飞猛进的提高。这个提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西方人对世界的认识开始滤去人类早期在蒙昧状态下常有的那些神秘成分和迷信色彩，而将这个认识建立在科学和理性之上；另一方面，他们的“世界图景”在“质”与“量”两个方面都有了极大的扩展。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是中西文化开始碰撞和交汇之时，西方人的知识已经在自然和社会的各个方面延伸开来，特别是在自然科学诸领域，在天文、地理、生物、医学、工程、机械等等各个领域，西方人都已经进行了长期的研究，也获得了大量的知识。

如果说语言像一张网，那么网线的质量基本就取决于人们对世界的认识程度。事实上，人类知识的拓展和语言的建构通常是同步进行的，它们的关系是：知识的拓展首先要通过语言表现出来并凝结在语言中，反过来，凝结了先进知识的语言又是人类进一步获得知识的必要条件；不进入语言的知识就不能成为人类的知识。

因为西方社会拥有较高的社会发展水平，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人已经建构了一个质量很高的“世界图景”，这个“世界图景”以科学和逻辑为骨架，以大量经过严密分析的概念和语汇建构起来；它广袤无边，覆盖和延伸到了世界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置身于其中就可以看到科学的和理性的世界，可以享受西方社会数百年积累的知识成果，它也为一个人成为“现代人”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而中华民族中古时期在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曾领先于世界，但是中国是一个农耕民族，安土重迁、重农轻商，封建势力过于强大，在历史上一再错过发展的机会；中国没有能够启动自己的工业化进程，也没有紧随西欧之后，获得现代化的入场券，到了近代，中国确实是大大的落后了；因为没有经过“现代化”的洗礼，在19世纪当中西文化面临交汇之际，中国人的“世界图景”仍是一个质量不高的体

系，其中缺少科学、理性和逻辑的支撑，保留了较多来自古代的蒙昧和迷信，在自然科学方面缺少开拓，这些都使当时的汉语成了一个有待提高的弱势语言。

而20世纪初汉语的欧化则使中国人的概念系统和知识系统在质量和水平上有了很大的提高；西语中蕴涵的科学性清洗了本土语言中的迷信成分，西语的逻辑性则使汉语变成了一种基本缜密、严谨的科学语言。而包容在西语中的大量新知识、新学说则丰富了汉语的概念系统、观念系统，大大拓展了中国人的知识空间。而汉语的这种提高其实也是开启中国现代化进程绝对必要的条件。

2. 汉语的欧化也使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事实上，不同民族的“世界图景”不仅有着质量的不同，在价值取向上也会有较大的差异。语言系统在价值取向上的差异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这不是一篇文章能够讨论清楚的；但是，语言系统在价值取向上存在差异，这却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例如“妇女”这个概念在西方社会基本上已经是中性词，但在有些中近东国家，它们仍然包含着一些轻蔑的意味。再如，自近代以来，西方语言中就出现了非常丰富的政治词汇，像宪法、国会、议会、政党、议员、投票、权限、民权、人权、自由、民主、法律，而在19世纪汉语欧化之前，中国的政治词汇大概主要限于皇帝、太监、龙廷、后宫、讽、谕、奏、议、谏、诏书等等。西方的一些语言学家早就指出，语言产生于人的某种冲动和需要，一类语言的出现本身就表示了人们在某一个方面的强烈要求，另一方面，语言一旦产生，它们对人的行为又有一种强烈的规范作用。因此某种词汇的存在，通常也就标明了—个民族特殊的价值取向。

早在19世纪，洪堡特就提出了一个“语言世界观”的问题。他说：“词不是事物本身的模印，而是事物在心灵中造成的图像的反映。任何客观的知觉都不可避免地混杂有主观成分，所以，撇开语言不谈，我们也可以把每个有个性的人看作世界观的一个独特的出发点。……在同一语言中，这种特性和语音特性一样，必然受到广泛的类推原则的制约；而由于在同一民族中，影响着语言的是同一类型的主观性，可见，每一语言都包含着—种独特的世界观。”^[6]

—个民族的“语言世界观”不是—个民族内部个人、集团或者某—阶级的某种特殊的世界观，而是—个民族绝大多数人世界观的平均值，是凝结在语言中的—个

民族总体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在处于同等社会发展水平的民族之间一般具有相似的特点，而在具有不同社会发展水平的民族之间，则总是表现出较大的差异。

20 世纪初汉语的欧化也同样包含了一个西方的世界观、价值观侵入和影响中国文化的问题，来自西方的大量的新概念、新术语实际上凝缩了西方人对世界、对生活的认识，中国人在接受这些新词语时，不知不觉地就接受了西方文化世界观、价值观的影响。

总而言之，从现代语言哲学的角度来看，因为语言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媒介，它不仅仅是一种声音系统，同时也是概念系统、知识系统和价值系统，因此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汉语的欧化，对中国人来说，就不仅仅是一个学习欧洲语言的语法和词汇的问题，它同时也是两种“世界图景”的交汇；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开始有步骤地接受了西方科学的概念系统、知识体系和以理性为基础建构起来的价值系统；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次语言的转型，是中国人从旧的、腐朽的封建体系向着新的现代化体系的一次集体大逃亡，中国人从旧的发展体系中开始了一场困难的、艰苦的，也是卓越的整体位移。从五四开始，中国人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割断了自己的传统，而将发展的脉息移到了西方文化的支脉上来，实现了一种文化的嫁接。虽然 20 世纪初，中国人并未放弃汉语，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改用拉丁语；但即便如此，即便中国人只是大量接受了西方的词汇，接受了欧化语法的洗礼，这已经使汉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化即便没有全盘西化，它至少也是实现了与西方文化的杂交，变成了一种中国与西方的混血文化。

三、汉语的欧化与文学的转变

20 世纪初汉语欧化对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但是，对文学来说，这个影响却是非常微妙和复杂的。从语言的工具层面上说，欧化语言的“世界观”意义并不能非常明确和直接地表现出来。这一点正如鲁迅所说：“腐败思想，能用古文做，也能用白话做。”^[7]胡适说过：“若单靠白话便可造新文学，难道把郑孝胥、陈三立的诗翻成了白话，就可算得新文学了吗？难道那些用白话做的《新